

民俗采风

## 忙年

孙贵颂

在胶东,过年是差不多一个月的过程。从进了腊月门,大人、孩子们就开始议论、琢磨着过年的事情。母亲考虑的是一系列该干的家务活,父亲合计的是怎样再去赚点钱置办年货。孩子们则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,整天顶风冒雪地在外面疯玩,手冻得像胡萝卜,还是攥着个冰溜子放嘴里吸溜着。待到腊八,热乎乎的粥下肚之后,人们就和年亲热起来。一家人唠起嗑来,都是紧贴着年的周围打转转,得给女孩子添件花衣服,得给男孩儿买双运动鞋,再买几挂鞭炮和爆竹……别看家家忙年花钱似流水,其实早就算得清清楚楚了。

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,过年的准备工作开始论天数了。腊月二十三是年的第一个关口,称为“过小年”。这是大年的前奏和演习。这一天的习俗是吃水饺,夜间偶尔响起的几次鞭炮声,好像战前动员一样。

小年过罢,便向春节发起最后的冲刺。腊月二十四,扫屋。房前屋后,昏昏晃晃,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腊月二十五,蒸大饽饽。胶东人过年,有三样东西不可缺少:大饽饽、面鱼和炸丸子。胶东的大饽饽,那真是名副其实。早先据说一口大锅只蒸一个,直径大概在五六厘米吧?后来逐渐变小了,也在二十厘米的样子,一口大锅里只能蒸四五个。蒸饽饽之前首先得揉面,这是个力气活儿,也是饽饽蒸得好坏的关键。将面揉得又软又暄,蒸出来的饽饽才又白又亮,还容易“笑”。蒸饽饽的同时,捎带着再蒸几个“桃儿”和“石榴”,个头都比饽饽小。只不过“桃儿”是在偏上方的位置,捏出一个小圆头,而石榴则用剪刀剪出一些小尖刺,像是石榴果实的嘴儿。“桃儿”想来是取长寿之意,而“石榴”必是多子多福了。

蒸完了饽饽,接下来是蒸糕。名字起得挺好听,盼望生活年年高。可是那时因为穷,糕都是用玉米面蒸的,不太好吃。接下来,是炸面鱼、炸丸子。面鱼是取“年年有余”之意,炸丸子估计纯粹为了口福。

大年三十,家家门上都要贴对联,屋里挂年画,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入夜,家家户户明灯高照,院子里、街门口也高挂灯笼。全家人以面板为中心,一边拉着闲呱,一边包着饺子。满屋子的欢声笑语,喜气洋洋,通宵达旦,谓之“守岁”。

过了年,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正月初二开始走亲戚,亲戚有远近,得排序走。在胶东,是先去姥姥和娘舅家。正月初三走岳丈家,排名虽然在舅家之后,但却是亲戚中关系最亲密的。看望岳父母时,必须当日返回,胶东有“正月不空房”一说。

正月初三去姨家,初四去姐姐、妹妹家,初五以后就随便走了。亲戚少的,走三四天;亲戚多的,要走十几天,一直到正月十五。正月十五又是闹花灯,又是扭秧歌,又是唱大戏,恨不能将年拽住,不放它走。

过了十五,闹完元宵,这个年就彻底过完了。

方言撷趣

## “焐”与“焮”

姜德照

这是在胶东方言里与做饭相关的两个动词,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。我们先来看“焐(hū)”,本义为用少量的水,盖紧锅盖,加热,半蒸半煮,把食物弄熟。如:焐白薯。形声字,从火、乎声。

在胶东地区,比较常用的是焐地瓜(红薯、白薯),也焐猪头、焐芋头、焐花生,凡是用水在锅里加热蒸煮熟的一律用焐。但与此类似的,如螃蟹、海虹、蛤之类海洋生物,也是在锅里蒸煮,却不叫“焐”,其奥妙就在于字义解释的“半蒸半煮”吧?海物的“蒸”的加热方式,也是锅里加少量水,但有锅帘在水与海物之间隔离,发挥的是烧水的蒸气效应。而“地瓜”和“猪头”甚至“猪下货”之类,其加热方式是直接把蒸煮物放进水里,中间没有隔离物。过去胶东农村把苞米片片加工煮熟,也叫“焐片片”,这“苞米片片”却不是直接放在“水”里加热,而是苞米面调和湿了后贴在铁锅沿上。苞米片片与锅底的水之间没有隔离物,因而也属于“半蒸半煮”。这两类蒸煮方

式,其共性就在于锅底“用少量的水”,即使体积比较大的猪头焐起来,虽然需要的水相对比较多,也不用满锅,水能覆盖住猪头即可,只要不把锅底烧干即可。

焮则不然,一般都是食物的二次性加工,把已经“焐”或“蒸煮”熟了的食物,在锅里进行二次加热,不是为了由“生”变“熟”。过去农村没有现在的液化气、微波炉、电饭锅之类做饭用的工具,一口大铁锅,做饭烧水均要用锅灶来完成,至于“焐”“蒸煮”之类一次性加工的食物虽然鲜美,但比较耗费时间。一般是一日三餐的早饭或晚饭,时间充裕的话,就“焐”一大锅饭,后面两顿甚至翌日的饭,都简单地“焮”一下解决,这样既能省时间,又可以一家人吃上热乎乎的饭。

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,“焐”和“焮”的做饭方法虽然还在用,其方式方法也改变了不少。当年从锅灶里“焐”和“焮”的情景,已成为我们一代人难以忘却的一段生活记忆。

乡村记忆

## 铡牲口草

冷大川

20世纪60年代前后,每每秋收秋种接近尾声,整壮的男劳力、女青年会陆续被派往大型水利工程工地,剩下人忙完山上地里的零碎活儿,以及场院的扑花生、打玉米,就是铡牲口草了。

村集体的大牲畜有集中喂养和分户喂养两种形式,集中喂养期间建有专门的饲养场地,有专职饲养员和饲养屋。铡牲口草的工具是铡刀,三人一组,一人按铡刀、一人撬草、一人用杈挑。往往是几口铡刀同时开工,有铡花生蔓的,有铡地瓜蔓的,有铡玉米秸的,还有铡豆秸和玉米棒子外皮的。这样便于搅得均匀,保证牲口每顿都能吃到不同类型的草料。铡好的草料在场院堆起来,似山如岭,相互连接,绵延起伏。

由于草料太多,没有多余的闲屋储存,就露天垛在空地。垛铡碎的牲口草料讲究技术,一般的“力巴头”是做不了这种活儿的。垛起来的草垛长、宽有形,边角齐整,显得规矩,又便于遮盖,防雨防雪。

运送牲口草料的工具是花装篓,这种篓子大致呈椭圆形,立体扁状,在长年与柴草打交道的农村,几乎家家都有。喂猪用的饲料,在没有粉碎机以前,玉米、高粱、地瓜干等精饲料不是用磨推,就是上碾压。粗饲料,如花生蔓、地瓜蔓、青草等,则是用棒棍等器具敲细、打碎。有了粉碎机,无论粗、精饲料一律机器粉碎。

每年秋后冬前,或是来年的正月月底,都要集中安排粉碎粗饲料。粉碎粗饲料是农家人的一件大事,要事先报名排号。村里往往是几个生产队的粉碎机同时开动,昼夜不停。排到哪一家,都会早早将待粉碎的青草、地瓜蔓、花生蔓等用铡刀铡碎。这些原料主要来源于自留地,生产队的秸秧草大多留作喂生产队的大牲畜,很少量会分到社员户,粉碎猪饲料是件又脏又累的苦差事。

粉碎的饲料用麻袋装好,一麻袋一麻袋运回家,再倒进囤子里。又粗又大的囤子大多放置在厢房之类的空闲屋子。囤子上面用节子(用胡秸篾子编制)一圈一圈围起来,高高的,几乎拄着屋脊。冬天、开春一般都喂这种粉碎的饲料,一直要喂到下来青草、野菜为止。

各家在院子猪栏墙跟前至少放一口大瓮,叫猪食瓮,将粉碎的饲料进行沤泡。沤泡几天后,看到瓮里的猪食不断有气泡冒出,渐渐地,水变成了红褐色的浓汤,散发着酸臭的气味,猪特别喜欢吃这种经过发酵的饲料。那些年,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散发着这股特有的气息,在村子每一角落酝酿飘散,氤氲升腾。

## 念不念书 粑粑就鱼

孙英山

歇后语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,是一种短小、风趣、形象的俗语。说起来朗朗上口,听起来津津有味。

在牟平周边的地儿,以前特定时期,有一句歇后语经常听人们说起,那就是“大庄村的孩子们——念不念书,粑粑就鱼”。这个歇后语源自牟平方言,形象地反映了当地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。先看歇后语的前半部分,“大庄村的孩子们”指代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大庄村。再说后半部分“念不念书,粑粑就鱼”,通过方言谐音(牟平地儿,“粑粑”指玉米饼子,“鱼”指海里的鱼),表达一种生活状态。大庄村位于扫帚山西南,念河东岸,地处牟平黄金地带金山港海边。俗话说: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大庄村土地肥沃,山海相间,得天独厚,农产品富庶,海产品丰富,出门见海,信手捡鱼,地理条件相当优越。

“大庄村的孩子们——念不念书,粑粑就鱼”,生人乍一听,有点四六不着调,“念不念书”和“粑粑就鱼”怎么扯上了关系?前面说到,大庄村所处的地理位置

优越,过去这里有句话叫作:金大庄,银广河,说的就是大庄村的富裕。也就是说,大庄村无论是丰年,还是遇到灾荒年月,鱼米之乡,不受粮食短缺的影响。村民的生活相当稳定,虽然没有山珍海味,但是守着海边,赶个小海,小鱼小虾,那是手到擒来。吃着玉米饼子,就着鱼,能够吃饱,饿不着肚子,就知足了。所以他们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环境中,就有点飘飘然,满足感油然而生,对孩子的要求就不那么重视了,读不读书一个样,反正是“念不念书,粑粑就鱼”。

“念不念书,粑粑就鱼”,在我们村这一带还有另外一种解读。比如,某某家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,学习成绩不上不下,没有好上进的精神。考一年又一年,复读一年又一年,老是名不及第,辜负了家长的期望。气得家长埋怨:“你就是这个样了,念不念书,粑粑就鱼,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”

同一句歇后语,在牟平大庄村那一块是褒义的,在我们这里就成贬义词了。这真应了那句话,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。